

(上接 02 版)

萨尔斯堡!!!

■ 李忠

但另外一些人,则可称之为天才——先天资质甚好,稍加努力,便可大发光芒。因为他们往往不需要努力很长时间便可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也统统成名甚早,通常会得到另外一个称号——神童。在我们探讨的音乐这个行业中,仅就奥地利一国而言,就有莫扎特(4岁作曲),贝多芬(13岁成名),舒伯特(18岁作曲),小施特劳斯(19岁指挥)和卡拉扬(8岁上台演奏)等等,看看这一系列辉煌的纪念,就庆幸自己不是搞音乐的,否则死的心都有了!这些人都是我们所说的天才,但其实历史上像他们一样资质甚佳的天才一定也还有很多,但是之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用功,这也是天才的一个通病——很多聪明人都是被自己的聪明毁掉了,有用功的天才,也有不用功的天才,而上面几位都属于用功的天才。

再细分下去,用功的天才又分两类:情商高的和情商低的,分析完 IQ 和 EQ 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人就是比喻为一辆汽车的话, IQ 是它的油门, EQ 则是它的刹车。没有油门,这辆车就不可能开得快,开得久,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公平的是否高的,他也通常不会把 IQ 与 EQ 都充足地给到一个人身上。所以往往这些天才们都表现为情商低甚至过低——但凡事都有例外,幸运儿还是有的,但是数量极少,这些人真是智商有上帝格外的眷顾,如果有幸成为一个有智商有情商同时又极用功的天才,那种几率肯定小过你走在街上被陨石砸中的可能性。我们上面讲到的几位神童中,只有卡拉扬是一位 IQ 和 EQ 都极高的人——这样的人有天赋而且懂得努力挖掘自己的天赋,懂得控制好自己的一生。从而能够用一生的时间平稳地挖掘自己。而天才者等于人生中了油门,后者等于为自己的人生装了刹车。使其变得更为可控。这样一生,他就能用漫长的时间、最好的状态来做出最好的成就——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不出世之奇才”。萨尔斯堡的两位天才之一——卡拉扬正是这样一个人,而很遗憾另一位天才莫扎特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确有天才,自己也十分努力,极善于创作自己的音乐,但他的情商很低,非常不善于规划自己的人生,因此他只活了 38 岁,而且这其中的大多数岁月,他都在借钱度日。另外一个天才与他有着惊人的相似——弗兰茨·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只不过他比莫扎特去世得更早,年早 31 岁,对此,我们常常又会说两个词:英年早逝,天妒英才!

莫扎特的一生短暂但极其亮丽,传奇故事极多,他于 1756 年生于萨尔斯堡老城粮食巷的一座楼房,父亲勒奥波尔特·莫扎特(Leopold Mozart)是乐师,后来成了萨尔斯堡天主教的副队长和宫廷作曲家,老莫扎特原籍是法国(这也是为什么法国人现在还认为莫扎特是法国人的原因)。他先后生育了 7 个孩子,但只有莫扎特和原图。我们先提到了那位姐姐活了下来,其他五个都夭折了——真不幸!否则萨尔斯堡又能多多少少景点啊!事实上,老莫扎特对于小莫扎特的成长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有一天,勒奥波尔特·莫扎特先生和一位朋友回到自己的家中,看到自己四岁的儿子正聚精会神地在五线谱上写东西,父亲问儿子在干什么,儿子回答道:“我在作曲。”孩子的举止使两位大人相视大笑,看着纸上歪七扭八的音符,他们也本能地认为,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涂鸦而已。可是这位细心的父亲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动作——他将儿子的作品认真地看了几眼后,兴奋地噙着泪花对客人喊道:“亲爱的,你快来看,这上面写的是多么正确而有意义的乐曲啊!”就在这一刻,一个伟大的天才开始了他的第一步,而莫扎特这个名字,因此也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音乐神童”。而他后世的同乡卡拉扬,也被称为莫扎特。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成语了。但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也就在这一瞬间,同时诞生的还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一个能够不把自己孩子的才能当儿戏的父亲。如果我们把这些做父亲的,都能对自己的孩子多一份平等,多一份耐心,再多一点细心,那么这个世界上,不知要少埋没多少天才——天才的孩子是由上帝创造并送到我们家里的,但大多数都被无知的父母白白忽视或错误地扭曲了,或许我们可以借助于罗丹大师的话这样说:“我们生活中不是缺少天才,而是我们的教育中缺少发现及认识天才的能力。”

幸好,莫扎特的父母不是这样的平庸之辈,在发现了儿子的过人之处后,勒奥波尔特先生开始了对这位“极致天才”极为严格的训练——请注意,正是这两个极致的特色造就了河中的天才少年并不少见,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都是,但天才与天才,也还有一个“天才度”的区别,而莫扎特正是一个天才中的极致天才——他 3 岁就能在钢琴上弹奏许多他听过的钢琴片段,5 岁就能准确地辨别任何乐器上奏出的单音、双音和和弦的音名,甚至可以轻易地说出杯子、铃铛等器皿碰撞时所发出的音高——如此准确过硬的绝对听觉观念是许多职业乐师一辈子都达不到的,这样的才能,除了上天赐予,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但莫扎特的成功,至少还有一半的原因是



来源于父亲的“极为严格”的训练。为了使小莫扎特能迅速成长,勒奥波尔特竭尽心血,精心栽培,用最严格的方法训练儿子。小莫扎特除了学习复杂的音乐理论和演奏技能外,还学习了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以及文学和历史。莫扎特之所以能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歌剧创作,和他年少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很有关系,也正是这样的训练,让莫扎特有了惊人的记忆力,这一出众的才能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受益良多——1770 年,莫扎特在罗马的圣提里教堂,欣赏亚里格的演奏,对于当时演奏的乐曲,教堂当局是不允许任何人取走乐谱的,所以外面都不曾流传。而在散会后,莫扎特回到住所,竟能凭着记忆一字不漏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这让当时的人们大吃一惊。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优秀不是一种品质,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句话用在莫扎特的记忆力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事实上,莫扎特的勤奋和他的天才一样,都伴随了他短暂的一生,也正是基于此,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 626 部作品(此数据来源于 1862 年 Kochel 编辑出版的莫扎特作品集的统计)。而且,莫扎特的创作方式看上去如有神助——我在维也纳的博物馆里仔细对照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位大师的创作手稿,对照后的结论是:如果和莫扎特比,连贝多芬也只能归类于用功的人才了——贝多芬的曲谱绝对是改出来的,热情奔放,修改极多,甚至大段大段的重新写过。而莫扎特的曲谱,清秀流畅,一挥而就,而且一字不易。说实话,贝多芬的手稿看了让人觉得有点累,而莫扎特的手稿看上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是一张自然能发声的唱片!这种情况,让后世的音乐人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说莫扎特的曲子都是在脑子里谱好的,然后写下来就可以了,这种天才不是咱们这些凡人可比的。

每遇别人成功,人们大多并不愿承认自己努力不够,而多数愿意将其归咎于天分不足。这样一来,责任就不在自己身上了,主要是爹妈的努力不够,这其实是一种懒汉的托辞而已。因为事实上,正所谓用功的孩子不一定学习好,学习好的孩子一定要用功——莫扎特是一个天才,但是也是一位极其用功的天才!1787 年 10 月的一天,莫扎特与歌剧《唐璜》(Don Juan)的乐队指挥库查尔兹一起散步时说:“那些以为我们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用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许多次的!”

我相信莫扎特说的绝对是实话,更何况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十分率真的人,但大家的疑问就在于,他除了在接受提时代收到的严格训练外,从未再接受任何音乐教育。当然,这并不是莫扎特和他父亲的初衷。我们常说,莫扎特的童年是在萨尔斯堡和意大利度过的,事实上,他到意大利去,就是遵从父命,去罗马学习音乐的。但是当莫扎特到罗马音乐学院应试时,他的演奏技艺震惊四座,考试委员会的评委们没有讨论,便异口同声地下了结论:“他勿需来考,应来这里上课。”早先读书时,他每读至此,我都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赞美,但中年读书至此,我隐隐觉得这也许是一种阴谋。总之,正因为这种赞美,使莫扎特没能进入罗马音乐学院学习,也使他的天才人生又多了一份传奇,所谓无师自通。

勤奋成大器

其实,这是个非常大的误解,没有进行科班学习和无师自通这是两码事,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便深有体会。在课堂上我在给学生讲解

完某些经济学概念以后,每每有学生问我是在哪个大学学的经济学,每当我告诉他们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学的,他们大多也会说出这四个字“无师自通”——其实,我是自学成才而非无师自通,大学学经济学,不去也要去研读大师们的经济著作吗?自己去读还不也一样,只不过没有老师的指点,要格外下些功夫才是。有些如马歇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大师书中所说的话,我是先记了下来,想来想去,过了很久才想明白的。而像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的经济循环表,看起来也不看个明白,后来看书才知道,一个光看不明白,大多数老师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自学是可以成才的,只是要下更多的功夫而已。相信莫扎特也一样,只是他比我们这些凡人们更多用功,而用功也更有成就而已。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完全死记硬背对不对?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讨论,因为在许多国家,这个教育界已经把反对死记硬背当成了教育改革的重使命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对此也深以为然,因为毕竟自己的童年也有过背书的记忆。这对于任何一个熊孩子来说,都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但是在研究了莫扎特这些国外的天才大师,以及近代中国如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郭沫若和鲁迅等一系列的大师之后,特别是研究他们童年的教育后,我想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早年的死记硬背,虽然不是成为大师的不二法门,但至少是成为大师最主要的途径。因为这些大师们都有一个近似共同的成长路径——童年要严,小学要好,出国要早。如果以此标准看,刚才我提到的民国这些大师,基本都符合。首先是童年要严,童年到少年的读书,理解力本就不占什么优势,如果非逼着这时期的孩子在理解中记忆,那是不太现实的——如果一个初中生真正能把阶级斗争的事情理解得非常透彻,那我看他可以在高中免试直升精神病院。其实在初中和小学的教育中,应当提倡的是“理解要记忆,不理解也要记忆,在记忆中加深理解”,特别是对于诗词古文之类的典型名篇,更要形成肌肉记忆——就像相声中《报菜名》那样的贯口活,甭管什么场合,不用在脑子里搜,而且张嘴就能来。只有这样,面对众人才能张得开嘴,真诚地说一句,我现在讲课的效果不错就是要感谢我小学和中学的那位语文老师——侯传珍老师和徐兴东老师。正是他俩,让我背会了好多东西,并养成了一个好的背书的习惯——早年记住的东西,那不是记在心里的,那是刻在脑子里的,一辈子也忘不了。

如果童年的记忆是内存,那么一个好的大学教育,就是好的处理器——你可以借助大学教育学到的方法,对你以前所学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地系统梳理,这时你会慢慢发现,早年所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而如果这时你又有幸像刚才提到的大师们那样比别人更早出国深造,学习到国外一些最新的思潮,那你就等于为自己的电脑又装上了最新的处理程序,而每多装一个处理程序,你就可以拿这一个程序,多装一种思维方法,你以前脑子里那个准备好的内存重新梳理一遍,从中就可以得出很多很好的新想法,新发现,甚至新学说。说实话,我非常羡慕当年坐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课堂上听课的胡适先生,完全可以想象他是怀着怎样的欣悦之情在听课;每听一段,定然是深有所悟;每听一段,定然是又有所发现;而每多听一段,便愈觉自己当年的背书功夫没有白下……我想,这应当是这一大批民国的大师们当时共同感受——严苛的旧式私塾教育+开放中国近代大学+最新的国外思潮洗礼(而且是国外西学大师们的亲身真传,如杜威(John Dewey)之

于胡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之于费孝通)——民国那些大师们,在这三项中,我认为第一项的基础作用是断断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童年的“背书破万卷”是不可能得这些大师们的语言“下笔如有神”的——记得在中国时,我后来的语文老师徐兴东的一句话,让我这一辈子都在感激他,当时中学课本里选的鲁迅文章很多,而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先生再三表现出对背诵那些“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反感,可讲解到这里时,徐先生及时地补充了一句:“你们知道鲁迅先生当时在三味书屋里背书时,学习成绩怎么样嘛?是很好的!”这句话当时点醒了我,后来我就成了一个爱背书的孩子,而在今天,这一习惯又传承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只不过儿子比我更喜欢背诗,从中能更早期地找到乐趣。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在一本关于奥地利的旅游书中,我读到了介绍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故居的这样一段话:“这是莫扎特的其中一处故居,是全世界保存他遗物的最完整的地方。几乎可以想象小莫扎特在阁楼上反复地练琴,从窗口无聊地凝望萨尔河的景象,他那时大概想不到这座城市将因他而荣耀。”——恕我直言,这段话是作者在用一个凡人的眼光去解读一个天才,我相信莫扎特的童年学艺生涯是艰苦的,但我更坚信,这一过程对于这位天才而言是愉快而非痛苦的,如果真的是这么无聊的话,莫扎特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为我们留下那么多的作品?

既然写到了这,我想说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内很多对西方文化史,特别是艺术史的研究,实在是缺乏足够的深度,其次才应该有一些属于艺术应有的浪漫;历史可以用浪漫的笔调去书写,但不可以用浪漫的方法去推断,更不可以用浪漫的想象去演绎。做历史研究,至少要具备两项看家功夫——第一是对史料的不辞辛苦地收集,第二是由已知推未知的“考据学”的基本功。前者正如傅斯年所说的做史学研究的那幅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后者则被古代学者们称之为“小学”——如果说做学问是“大学”,那么作为做学问的基础资料考校学问——考据学,当然就是小学了,没有小学,何谈大学?作为一个学者,抑或一个所谓的学者,在大发宏论之前,都应当先扪心自问“我所依据的论据是什么,这一论据是真的吗?”

据是什么,就让我依据莫扎特身上的几个关键问题为例,进行一番考据——如果我们多读几本国内关于音乐史或其他艺术史的书,我们大抵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大家都认为莫扎特从童年起便是“悲催”的,从小便是父亲手中向上爬的工具,从小在无聊中刻苦地练习,稍大点就在欧洲巡回演出,而后又在维也纳得到了女皇特蕾西娅的赏识,甚至命人将小莫扎特的女皇 1760 年皇室婚礼大典的巨幅油画一角中,至今还悬挂在美泉宫的礼仪大厅里。在此情形下,莫扎特的未来的飞黄腾达是注定了的,只要看看油画中那位喜形于色的父亲就知道了。只不过很不幸,在 1781 年 12 月 15 日,莫扎特告诉他在萨尔斯堡的父亲,他与康斯坦策(Constante Mozart)相爱并准备结婚,而这位太太最大的缺点在于理财,她花光了莫扎特赚回来的每一分钱,使他们的婚后生活相当贫穷。为了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莫扎特拼命地工作、教课、演出、创作,永无休息,总之一切都是为了生活,最后积劳成疾,活活累死。英年早逝,以上种种便是我们对于莫扎特艺术人生的大致总结。

其实,我想替我所尊崇的艺术家说一句:这,只是一种想象的传说,历史并非如此!好了,下面让我用一个工科生习惯的思维做一些考据的功夫——首先我承认,莫扎特是一个不善于安排自己一生的人,正因为如此,

我才说他和卡拉扬老乡不是一类人,他智商很高而情商很低——其实,似乎也不能这样说,更准确地表述,应当说他的“奸商”历史!因为我们的天才在感情生活上没问题,太史上有这样一细节:莫扎特是一个很真诚而且很爱流泪的人,每当他谈起父母、妻子时,脸上都不满地闪现出幸福的光彩,语调格外恬美。在他自己的婚礼上,他和妻子双双落下了激动的热泪。于是大家都深受感染,都跟着一起哭了——从这细节看,我们至少可以读到三封信;其一,莫扎特很爱他的父亲,他们之间的书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真如世人所推断的那样,一个拿自己的儿子当工具的父亲怎么可能得到儿子如此的爱;其次,他很爱自己的妻子,是因为爱而娶了她;再次,他是一个真性情的好人。

只可惜,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不太喜欢他这样真性情的人。如果说莫扎特生错了时代,那当然不正确。从艺术的角度讲,他不光生对了属于他的时代,而且还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美国著名的音乐学者约瑟夫·马克利斯(Joseph Machlis)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价:在音乐历史中总会有一些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是的,在他那个时代,他的音乐征服了所有人,从国王到主教,从音乐同行到市井百姓,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音乐。但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的人际境遇而言,他确实不属于那个时代。

1792 年,16 岁的莫扎特结束了自己在欧洲十年的游学生涯,回到萨尔斯堡,在大主教的宫廷乐队里,担任首席乐师。从这一刻起,一种身份的差异便时时表现出来——莫扎特这时已经是一名享誉欧洲的神童音乐家。而在主教眼里,他不过是自己的一名奴仆,虽然才能很好,但在服务态度上却是一个糟糕的奴才。于是在 1781 年 6 月,莫扎特终于在不忍可忍中同主教决裂,这一年他 25 岁,决定移居维也纳,去谋求更好的发展。当他去向大主教辞行的时候,这位恼羞成怒的公爵对他拳脚相加,一脚把他踢出了官门(不是比喻,是真的用脚踢)。历史有评价说,正是这一脚,踢开了维也纳古典音乐的大门。

莫扎特的父亲极力劝说儿子向主教赔礼道歉,而莫扎特坚决拒绝,在写给父亲的回信中,莫扎特说:“我不能再忍受这些了,心灵使人高尚起来,我不是公爵,但可能比很多继承来的公爵要正直得多。我准备牺牲我的幸福,我的健康和我的生命。我的人格,对于我,对于您,都应该是最珍贵的。”

从这,25 岁的莫扎特,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与宫廷脱离关系的音乐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胆子极大的选择。要知道,无论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有多么辉煌,都不要忘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君子,不养艺人。”郭德纲反复唱过的《大实话》里的这句台词,是一句绝对的真理。艺术是需要购买者和赞助者的,如果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如何能进行创作?在那时的欧洲宫廷与教廷,才是最富有也是最有势力的艺术的购买者。可是不论是国王还是主教,又有哪一个是好伺候的?俗话说得好,端人家的碗,就要服人家的管。于是,有很多的艺术家虽然委屈,但大多也会求全——当我们写到介绍维也纳的约翰·海顿(一位绝对绕不过去的音乐家也约瑟夫·莫扎特的好友)他也是莫扎特的良师益友。1785 年 2 月,莫扎特在维也纳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当时已享誉乐坛的海顿也来了。音乐会上,海顿对莫扎特的父亲勒奥波尔特(Leopold Mozart)说:“在上帝面前,我以一个诚实的人告请您,您的儿子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单是这种态度,我们就知道海顿也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而这个正直的人,长时间也在伺候一位侯爵,可他却善始善终地坚持了下来,可我们的莫扎特呢?他却用自己的个性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自由艺术家,或者用郭德纲的话来说,他成了一个“非主流的艺术家”——他的音乐绝对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他的生活,从此不得不那个程度的勤奋,度过了相对贫困的一生,此时,距他的生命终点也只有十年了,也正是在这十年中,莫扎特迎来了他艺术上最辉煌的十年,越飞越高,而他的身体却和他的生活一样,每况愈下,直至英年早逝,最后留下的除了有着众多猜想的谜团外,还有一个在音乐史上永远的话题——如果莫扎特能再活十年,那么他将会给我们留下什么?人类的音乐史又会怎样。只可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作为一个“体制外的艺术家”和“非主流的音乐家”,莫扎特是一个极为勤奋的奋斗者。对此,奥地利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弗朗茨·恩德勒(Franz Enler)博士曾有一段极致的漫谈形象化的表示:“值得思考的是使莫扎特列入杰出作曲家行列的前提因素。像海顿一样,莫扎特称得上是最勤奋的音乐家。虽然我们知道他喜欢社交、娱乐,但光是他日复一日所写的大量谱稿,且不讲质量如何,单是从数量而言就使人咋舌。即使是用新时代的计算机法则衡量其工作量,莫扎特在现在也算得上是写作能手,哪怕他是抄写员或者复制能手也无法与之比拟。”(待续)

(作者单位: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